

續修四庫全書

吳興藝文補二

〔明〕董斯張輯

據明崇禎六年刻本
影印原書版框高二〇
五毫米寬三〇〇毫米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七目錄

牟應龍 見前

尚友齋銘 并序

陳繹曾 康祖子

文筌序

題楊妃上馬嬌圖

跋顏魯公祭侄文

書法本象

鄭氏義門事蹟傳

藝文補

卷二十七 目次

虞集

重建護聖萬壽禪寺記 寺在道場山

子昂畫陶淵明像贊

玄帝畫像贊 子昂寫

題心遠卷後 為校官李清菴

跋子昂書陰符經

子昂墨竹跋

子昂臨洛神賦跋

王逸老草書跋 見前

斷崖和尚塔銘 見前

史母程夫人墓誌銘 見前

夏世澤墓誌略并銘 夏世澤椿子

程邠 公許曾孫

烏程縣新建儒學廟記

柳貫

孟淳謫康靖議 孟淳之緡子

跋趙文敏帖

跋松雪翁重畫陵陽牟公所作脫鞞返樞二圖

藝文補

卷二十七 目次

跋趙承旨書顏魯公麻姑壇記

元故追封從仕郎温州路樂清縣尹黃公行狀 黃貴

本姓丁安吉人為義烏人黃甥子因為義烏人

黃潛 鑄之子

隆山牟先生文集序 名應龍

德清縣學祭器記

沈氏義莊記 為歸安沈埜先

南山題名記 為初附趙文敏題名

說水贈蔣春卿 安定山長

題脫鞞返權二圖 見前

題吳興趙公書洛神賦

跋趙魏公書歐陽氏八法

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

肅鄧公神碑 見前

奉訓大夫婺源州知州致仕程公墓誌 節文。程

永務郎杭州路富陽尹致仕倪公墓誌銘 倪淵烏

信州路總管府判官謝公墓誌銘 謝辰孫葬德清

藝文補 卷二十七 目次

陳子山墓碣 名中墓烏程

傳亨

黃潛諸文獻議

吳興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目錄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七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閱元衢康侯參輯

韓千秋聖開增定

尚友齋銘 并序 牟應龍

巴西鄧慶長名其讀書之室曰尚友陵陽半應龍爲之銘曰

士何所事尚志而已志之不立不足爲士勿甘自棄勿安小成脫去凡近遊於高明驚駭駸駸棧豆是戀天馬騰驤衝雲抹電鸞鳩決起搶彼榆枋黃鵠冲舉天漢翔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一 元文

翔小而一鄉大而一國雖以善稱未究其極善益天下心猶歇然乃所願欲友古聖賢類慕大舜孟學孔子爲百世師蓋由於此吾鄉之秀郭氏慶長卓有奇志不蹈故常恥爲今人尚友名室我作銘詩勸之進德

文筌序 陳繹曾

文者何理之至精者也三代以上行于禮樂刑政之中三代以下明于易詩書春秋之策秦人以刑法爲文靡而上者也自漢以來以筆札爲文靡斯下矣嗚呼經天緯地曰文筆札其能盡諸戰國以上筆札所著雖與歌

巷謠牛醫狗相之書類非漢魏以來高文大策之所能及故可知也彼精于事理之文假筆札以著之耳非若後世置事理于精神之表而惟求筆札之文者也余成童剽聞道德之說於長樂敖君善先生痛悔雕蟲之習久矣比游京師東平王君繼志講論之隙索書童時所聞筆札之靡者以爲不直則道不見直書其靡使人人之感於是者曉然知所謂筆札之文不過如此則靡者不足以玩時惕日而吾道見矣因感其言悉書童習之要命曰文筌焉夫筌所以得魚也得魚則筌忘矣文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二

元文

題楊妃上馬嬌圖

陳繹曾

此索清平詞詞赴沉香亭時耶抑聞漁陽鼙鼓聲赴馬嵬坡時耶上馬固相似情狀大不同觀者當審諸

跋顏魯公祭侄文

陳繹曾

右魯公祭兄子季明帖前十二行甚道婉行末循爾既事字右轉至言字左轉而上復侵怨字右旁繞我字左出至行端若有裂文適與楷紙縫合自爾既至天澤逾五行殊鬱怒真屋漏蹟矣自移牧乃改吾承至尚饗五行沉痛切骨天真爛然使人動心駭目有不可形容之妙與祕叙藁哀樂雖異其致一也承字掠策啄磔之間嗟字左足上搶處隱然見轉折勢摧字如泰山壓而底柱鄣末哉字如輕雲之捲日饗字感歎如驚龍之入蟄吁神矣觀此則真蹟無疑按史公自馮翊太守轉蒲州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三

元文

刺史封丹陽縣子而帖自署開國侯蓋史誤也杲卿爲公從父兄而季明謂公從祖叔父塗從父字加第十三於叔上公之處名義一字不苟可法也季明杲卿之少子以死事贈五品官則贊善大夫是已天寶末杲卿爲范陽戶曹安祿山表假常山太守祿山叛公爲平原太守遣甥廬逖約起兵時杲卿長子泉明方往返真定內丘間計事報廬逖使平原屬之季明宜也玄宗不識真卿爲何如人而顏氏兄弟子姓戮力王室如此一門忠義其有自來耶玄宗拜杲卿中丞因傳檄河北陽言王

大至遂清土門十七郡同日推公爲盟主兵勢振矣賊懼急攻常山太原尹王承業不救於是杲卿父子被執亦加季明頸謂曰若降活汝子不答遂殺季明杲卿至洛陽乃遇害明年史思明歸國又明年則乾元元年也杲明自常山陷後客壽陽清溝之役復敗陷思明至是歸公於蒲州以公命購杲卿季明尸於洛陽河北杲卿僅得一足與張湊所歸髮葬長安鳳棲■季明同塋據此帖季明歸視唯首而已哀哉此帖作於杲明購尸還蒲之日死生亦大矣士大夫平居抵掌高議視死宜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四

元文

法書本象

陳繹曾

唐太宗開三館命虞世南歐陽詢褚亮于至能等撰翰林密論教三館書手其後玄宗命張彥遠增修又撰翰林禁經未及上進漁陽兵起藏彥遠家至宋彥遠孫孝

祥以書名朱文公張宣公皆從孝祥受書法孝祥孫卽之書名益振先曾叔祖文林府君年二十一登科妙年多暇留心藝事盡心力以事卽之求二書不得竟以竒計取之有錢塘陳思道人者善事卽之頗窺管豹見於書苑菁華者得什一焉延祐中先人之官禮陽風濤失櫛書多蕩逸繹曾童年羸疾先人慮其天抗禁絕群書唯許游心書翰以此研究■年頗能記憶嘗爲學者述法書要訣又述禁經提要散在人間不著家藁吳郡時彥舉案書筆訣年過知非又加十載目昏心耄非復昔時勉備忽忘隨筆所及禱體寫之曰法書本象禮大夫笏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以備忽遺故取此義余觀古法書唯風韻難及漢書多局感唐書多粗糙唯晉人書雖非名法之家亦自奕奕有一種風流蘊藉之氣緣當時人物以清簡相尚虛曠爲懷修容發語以約相勝落筆散藻自然可觀此可以精神解領不可以言語求覓也此所謂法外意密論禁經之闕文而余所自得也大要書體有十二一曰古文二曰小篆三曰漢隸四曰八分五曰楷書六曰真書七曰小楷八曰行書九曰草書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五

元文

十曰小草十一曰章草十二曰飛白書法有十二一曰
執筆二曰血三曰骨四曰筋五曰肉六曰平七曰直八
曰圓九曰方十曰偏傍十一曰分布十二曰變化大要
在心清眼高見廣功熟

鄭氏義門事蹟傳

陳繹曾

鄭文嗣字紹卿婺州浦江人也五世祖綺有學行宋建
炎初合族以居綺生聞聞生運運生政政生德珪德珪
生文嗣歷二百年咸如初至大二年秋九月鄉老黃汝
霖等言文嗣六從同居縣長忽都魯沙爲上其事卻使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六

元文

者加審察焉文達中書禮部四年春二月准式旌表門
閭文嗣生鑑鑑生溫溫生梗皆善守令二百餘口無異
心者後至元元年冬十有二月太常博士柳貫與鄉校
羣士又上狀請如故事復其家從之初文嗣既歿從弟
大和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小有
過頗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
冠承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
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喑喑嗟嘆
謂有三代遺風雖石奮家亦有所不及名聞天下自大

丞相至臺院諸顯公賦詩多之大和喜學禮不奉浮屠
神像冠昏喪祭必稽古乃行子孫從化馴行孝謹不
識塵市嬉戲事必親喪哀戚甚三年不御酒肉食債田
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凡出納雖絲毛事咸有文可
覆挾日則會不公則監視發之諸子晝趨功入夜輒聚
坐一堂溫溫語笑至更餘始休諸婦但事女紅不豫家
政宗族里閭以恩懷之各有差內外極嚴輿臺通傳不
敢越堂限有家規二卷行于世

繹曾曰智名勇功有志者或能就之至於會衆族而共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七

元文

財則非世有其人不能以久考之歷代史自漢及今僅
數十人焉可謂難也已外藩列其行朝廷旌其門夫豈
獨愛一夫哉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吳興陳繹
曾撰

重建護聖萬壽禪寺記

虞集

湖州道場山重建護聖萬壽禪寺寺成住山釋正印以
其狀寄京師求爲之記按其山在郡城十里曰雲峯唐
中和中有如訥禪師既得道而居之頗著靈異五代之
季錢氏有吳越始建十聖殿以奉佛謂之道場山吳興

正真寺護聖萬壽之號則故宋所賜也古人名賢登臨賦詠之美播于天下後世聞而知之者歆美而想見其處國家皇有四海名山鉅剎赫然莫不興作而茲寺兵燬之餘歷五十餘年而後完其徒來游來食常數千百人吳興居禪之盛未有能先之者天曆己巳六月既望寺災牧守僚吏民庶與爲其道者咸以爲非得人不足以更新之乃相與迎印公于何山以爲主而寺僧耆年之首希渭曰自吾居是山佐主僧治凡役浩有成功而一旦變滅迨數然耶吾願心則豈有盡也乃出財使工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八

元文

師求材木作法堂五間內外僧堂七間牀席戶牖安衆之具悉備又作庫樓香積厨而其同列聞風興起又作青山堂梅檀林蒙堂選僧堂皆期年而成則又求施于達官大家作大佛殿千佛閣方丈之室像設莊嚴金甍丹碧凡所供具充足完好壯麗加于昔者印之居山未及三年而成立如此則渭等之力也實至順辛未某月也是以有請云印公徑山伏虎禪師之弟子也慧辨開朗說法無量卓有令譽諸方師敬渭四明人前往持龍源某之弟子嘗以所居牧碩寮作外蒙堂待江湖勝士

而自處偏室重刻佛祖傳燈錄摹印以惠學者而寒暑一衲泊如也至如有所興建傾帑之數十萬緡如此勝事無靳容無德色其所得詎可量哉予聞而善之爲述讚曰世尊拈草示梵釋應聲立剎不思議神力願力之所合疾得建立世希有我觀都邑諸大剎皆以國力民力成道場四十八代師具知不毀惟虛空劫塵一漚真實見現此尊嚴寶王剎檀波羅蜜無盡藏卽法卽財無外求山中耆年清淨侶踟躕終日豈願餘金繒象馬諸寶等自然湧地非有取非吝非捨等無心皆以莊嚴佛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九

元文

主故我願此剎常住世末爲人天所恭敬循泉登高援木石見多寶塔楞伽頂諸佛無邊紫金聚來坐瑤席垂慈憫巖前出泉作甘露普施清涼于此界爲我持此官殿雲讚歎仁聖無量壽

子昂畫陶淵明像贊

虞集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崎嶇遐蹤遠微帝鄉莫期乘化以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遠

玄帝畫像贊

虞集

玄帝像吳興趙公子昂寫其夢中所見者而上清羽

士方壺子之所臨也青城山樵者虞集述賁之曰

吳興趙公前代公族神明氣清靜處貞獨乃夢天人被髮跣足玄衣寶劍坐臨厓谷再拜稽首仰視退伏念昔敬事存思莊肅敢意接對光耀心目如聞教言知子誠篤爾善繪事追步顧陸凡吾真儀子善記錄審而傳之與世瞻矚傍有介士玉板金錄曰帝告汝錫爾榮祿冉冉而升夢亦遂覺明月在戶香彩偏屋取火亟寫神運掌握毫分無失三十其幅丹青既成齊戒韞匱有當受授先事穆卜而其秘夢初不以告晚有相師泄其玄燭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十

元文

題心遠卷後

虞集

新吳興校官清菴李君求余題心遠堂扁因爲辨心遠之說以遺之曹侯克明爲之持去久矣君復欲題諸此君方拜吳興之命某因又爲之言曰昔伊洛之學未興漢唐之說稍變作人之盛權輿于安定非一世之豪傑其孰能與於此乎今伊洛之書衣被天下經義治事乃若岐而二之治且非其治矣烏乎是誰之過哉沉冥苟

且之徒蓋自陷於汙下所見不少超於目前深可慨也見心遠者能無躍然以喜乎推吳興之法以進於伊洛校官之職業可不謂之遠乎

跋子昂書陰符經

虞集

陰符托黃帝以爲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國時人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筌所爲此近是哉然褚河南已有奉勅書本則其來亦久矣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詭秘不可解之說相尚豈獨陰符哉吳興公書妙一世此卷蓋盛年所作波瀾老成不及暮歲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十一

元文

而法度整整未容無所師匠者知之也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了了真語耶果醉語耶

子昂墨竹跋

虞集

黃山谷云文湖州寫竹木用筆甚妙而作書乃不逮以畫法作書則孰能禦之吳興乃以書法寫竹故望而知其非他人所能及者云

子昂臨洛神賦跋

虞集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唯自嬉至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差

異臨學之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必考王氏父子之法此其可觀者乎延祐中集從公在翰林嘗出此賦真蹟九行見示有阜陵題字甚謹又三行別得之云是賈似道購求北方者也計其歲應是後此書十餘年乃得之耳

王逸老草書跋

虞集

宋太宗刻秘閣法帖晉魏書法後世猶得見之者以其有此至大觀益精妙矣學書者始知上求古法于後南渡講和卽安思陵臨池之好尤篤一時內外大小之臣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十三

元文

聞風而起若王逸老草書殊有旭顛轉摺變態尤爲內廷稱賞然是後飛雲之禍雖慘而志恢復者愈堅禁偽學者雖嚴而求性理者彌篤若逸老之書士大夫道之者絕少亦可念哉當是時吳興張謙仲亦高年篆法甚古隱於黃冠龜山先生嘗叙其所爲書故其人名尤重焉

斷崖和尚塔銘

虞集

昔西方聖人爲一大事出見于世法流中上時至緣熟達磨之來直指人心而已至于大鑑其道大行五宗並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十三

元文

立枝葉扶疎戶庭雖分惟一不二臨濟一宗大機大用收攝無量視彼孤絕接人爲廣自是以來幾將千載弘法宇內多其子孫其最明著者自風穴小止首山淳興汾陽慈明楊岐白雲東山圓悟灼有端緒宋之南渡國於江海之間而慧命克昌有隆有杲所謂千古豪傑之士激揚宗要風動雷應聲莫盛焉華公親承虎丘而受妙喜衣版之付佛照振其父風演化相望而應庵以來相繼者密庵傑破庵先無準範遂終宋之世矣皇元混一海內崇尚象教度越前代時則有雪巖欽公擔荷此

事一時坐大道場說法東南無慮十數皆其法嗣師子巖頭立死關者高峯妙公其長子乎能殺能活據其正令以接後人寥寥曠絕之餘環視四顧能及之者鮮矣是故出其門者辨才福德名行于世者不無其人至于實證實悟正眼洞徹縱橫自在人天罔措則吾斷崖禪師而已師俗姓楊氏父大宥母張氏以宋景定癸亥十一月廿三日生師于湖州德清縣能食不如量酒六歲始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經於人世事情無所知姿貌巖然志若有所待年十七有禪者過之誦高峯上堂語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忽言曰此大善知識必能爲人拔釘去楔耳能與我往見之乎母驚異之畧具衣裝與之行見高峯于天目山師子巖之死關爲童子峯謂之曰汝所持何多爲師曰以待寒暑峯曰學佛者不如是師卽刻畫以散諸人乃令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語因名之曰從一他日峯爲僧舉牛過窓櫺語師聞之忽生大疑參究不倦一日告峯曰上極天宮下窮水際盡大地一琉璃瓶峯曰莫作聖解他日過鉢孟塘見松上雪墜有省卽詣峯呈頌曰不分南北與東西大地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十四

元文

山河一片雪聲未絕峯痛棒之不覺殞身崖下懸崖壁立人意其必絕同學明通捫蘿接磴以救之則已出山半無所苦也謂通曰我往江西見欽公去也通曰汝辜負老漢棒矣力挽之還卽與通還山之西禪庵自誓曰我七日不證則決去矣遂直堅壁忘廢寢食夜則攀樹露立達旦未及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尚今日瞞我不得也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明日峯上堂云我布縵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鰕一鱗今

日有螻蛄出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峯絕頂揚聲大叫且道叫箇甚麼舉拂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師便奪峯拂子爲衆舉揚訶勵同學辭不少遜復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真歸源從一皆知之峯歎其俊快有僧參峯次峯令見師師曰驀直去其出言大抵如此久參者愧之幾有命如懸絲之慮遂歸德清其母爲賣簪珥同入武康上柏山結茅以居人見其渾俗罔測其意越五年還山見峯峯云大人有人見你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遂離落峯改其名曰了義元貞乙未高峯示寂師亦韜晦或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十五

元文

游禪林頽然居下板孤峭巖峻不假借人辭色或觸其機鋒發言如奔雷諸方客衲莫不驚歎居不擇地隨寓而休而律範大開凜如冰雪所至四衆歸重公侯貴人爭相迎奉無虛日師子正宗禪寺累請住持若不聞召未嘗受請立僧而威尊之曰義首座云中峯本公大揚高峯之道烜赫昭著法席之盛中外罕及至治癸亥棄衆而化同門布袍雍公見地明白提唱超卓而去世更久後泰定三年師勉徇衆請歸坐禪庭者一載所謂正宗禪寺者也參學之衆輻湊而至或示衆曰除却語默

動靜道將一句來又嘗曰一息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
然或嬉笑怒罵恣言穢語人所不堪或不因勸請肆
談說或成頌偈不待思惟應機而發人所莫測元統元
年歲除日師忽謂從者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委悉
麼良久云明日是年朝正月六日詣法塔西指空地曰
更好立箇無縫塔其晚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
明日天台去也禪者曰某甲隨師去師曰你走馬也趕
我不及翌早踣跌而化世壽七十二僧臘四十有九後
七日藏其全身于師子巖之後雲深庵化之日雷砰雨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十六

元文

射白晝晦暝葬之日雪花繽紛林木縞素送葬者數千
人悲慟哀戀聲撼山谷初華公示寂會葬齋次師笑謂
衆曰後十二年更爲老僧一會至是十二年矣至順二
年七月文宗皇帝聞師道行有詔命宣政院使賁香幣
入山宣問勅有司加護元統二年八月中書平章政事
御史大夫撒迪奉今上皇帝明詔賜號佛慈圓明正覺
普度大師璽書至山師已不及見也前住持普慶禪寺
正印本蒙古人歷徑山第一座以常侍香其席與同志
以師事實來求塔銘後二年鄱陽張善式從本公游居

大旨最久結輯師生緣悟由語錄平實可考乃按而序
之集昔常與師相見於吳郡忽已十七年矣周游南北
退處空山思欲載見如師之高明洞達者不可復得慨
觀古昔祖席之盛接人之的何其宏偉卓絕哉虛空無
盡佛法無盡有能得是傳者集雖老猶將往問之故爲
之銘曰

傳法正宗臨濟最弘汾陽慈明楊岐大行佛果二子雙
樹齊聳區區東南雷動海湧密付心傳惟證乃知孰爲
之祖孰爲之師巖峯之顛師子返擲我見其人斷崖千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十七

元文

尺莖草金身說法熾然無當吾機我非不言堂堂天目
鐘鼓朝夕龍象人天游宴食息前際既往後者未來我
於其間重開一開天子有詔於赫嚴護使未及山委席
不住山高雲深靈骨在焉摩泥滄海朗月中天

史母程夫人墓誌銘

虞集

眉州青神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諱念賜君之妻而尤
之母也夫死于幼夫人守節自誓以撫育其孤會國朝
以金始亡將併方於宋遣兵入蜀蜀人受禍慘甚死傷
殆盡千百不存一二謀出峽以逃生夫人亦將攜其孤

依隣人家翁走東南取黃金囊而繫諸腰且行遇掠兵大至卽竄身伏林間俱伏者兵盡驅以出列坐地上擬以白刃曰有金者免殺有鄰嫗先免過夫人勉夫人速出金與不死夫人曰金亡暫不死耳吾兒無資以逃終必借死吾死而金在幸以活史氏孤嫗歸幸語吾兒來求尸取金兵從夫人求金夫人辭無金遂見殺嫗求孤兒告之明日掠者退隣人父老以其孤與嫗求得之卽歛以瘞偶值善畫者爲象其容貌而題之曰史尤母程氏以嘉熙戊戌十月二十七日死于兵難年五十四遂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十八

元文

負之而東至湖州止焉光時年十三耳今湖州有史氏自光始云泰定四年三月光孫台孫來京師以先世鄉里之舊來告曰史氏之有後於湖則我先曾大母以死易之也今九十年矣昔大父猶有望於西還申其情事卒不可得而先人當內附之後亦未遑於紀述顧以屬台孫焉代易事久日就湮沒從事於浙東帥幕嘗以告諸國史四明袁公幸旣爲之立傳矣而台孫之志有未盡焉唯曾大母之喪旣不復可知其處請刻木象神具衣裳葬諸湖之新營或曰葬以藏體魄也象而藏之殆

不可然則立石先大夫之墓具載夫人之事以示子孫傳來世或曰其可也請徵文於子某感其言爲叙其次而著之史氏自唐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家于眉州其墓在青神再興院之里族大多顯人而程亦眉之故家名族念賜君歷官行生沒歲月無可考徵而光之居湖也稍長痛家世之禍感母氏之志歲時西望輒悲痛不自勝見者爲之垂涕于是勇自植立遂以武科奮積官武翼郎浙東兵馬都鈐轄娶閔氏二子曰圭文故宋舉進士修職郎瑞安府司戶叅軍至大間將教授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十九

元文

平江之嘉定未上而卒曰璋文早世圭文之幼也聞母之有疾痛不忍聽更以燼焚左右臂以代痛母疾止乃已後武翼嘗病累月視藥未嘗解帶病亟哀號祈天願以已壽益父憂或告已曰感爾孝念子三齡武翼果又三年乃終娶陳氏子男三人台孫歷浙閩兩帥幕璋文由帥司幕長將改除喜孫業進士孫男子六人名之曰淵源澄清潤澤益有所識也自武翼以下墓於烏程三碑鄉之邾山三世矣而其表首著程夫人事云銘曰邾山之源隱何隆隆誰其有之自蜀來宮一燼之微三

傳彌豐原厥保存有母之功酌義就死言何從容知有史孤不知有躬體則禪續思無終窮精神不亡來依來從凡爾子孫罔不敬共去之千古猶高古風

夏世澤墓誌畧并銘

虞集

意國家皇有東南者七十年郡邑內附之臣多矣求其子孫之有聞于世者蓋少而鄉里之間驟起驟仆何可勝數夏氏之家方盛而未艾豈非以其行義而得之哉故可銘銘曰

吳有名邑介于江海人民阜錄百谷來會中有桓楹自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二十

元文

我聖元表以大書義士之門其義維何早識時變起謁王師以保鄉縣既安既輯治產有日不思其積紆衆之給年或大侵道饑如林食之活之庶盡其心朝以爲義酬以祿仕揮謝弗受深致斯美鶴鳴在陰其子和之好爵是庶人曰宜之一命起家關市海浦冠笏帶屐歸拜父母轉理郡獄大邦寔難哀矜拊循甚稱其官受知見用方自茲始除書在庭哀慕俄起塩筴之司衆懼莫知慨然有行民作生祠既曰歸休堂曰知止加錫命秩遂志膺社生長太平撫其曾玄不伐不愆期願歸全集賢

之卿既寧既宅視儀前人有述斯刻敢告夏氏執義不忘可以宜家可以永昌

烏程縣新建儒學廟記

程郁

至元再紀元之三年湖州路烏程縣始有儒學廟真定宋文懿丞茲邑而創建也國朝崇儒右文郡縣學皆設官籍子弟員而烏程獨無學以處之殆成虛設丞之始至進諸生而問狀咸曰附於郡庠有年矣丞愀然太息曰將何以施政敦教敦風俗庸非長民者之責乎於是桓縣治之東得丞廨之故址又爲織染局所有乃請於郡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三

元文

推官長沙何公貞立欣然從其請適部使者至丞命歸之龜食筮襲吉迺闢地拓基召匠計材爲屋四十楹前門洞開大殿中峙翼以兩廡會講有堂肄業有齋宴息有室莫不畢具郡之人士相率捐田以備案盛廩膳之供八月上丁丞與邑之官僚賓佐齊明盛服入眎盥滌陳器省牲達魯花赤完進薄化縣尹鄭重主簿張炯典史楊恢各以班次序立殿下具曰廟學既成請因常祀丁祀致告觀者豫喜既餞獻酬百禮用洽應駐之石既斷既堅迺登載底績所謂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如

惟聖朝式嚴孔祀歷代尊崇欽若詔旨矧茲烏程提封
百里古子男邦獨闕典禮自丞之來恪弘政理俾民知
教率循彛軌俾土有厦宗廟具美弗亟其圖教基則圯
俶建嘉謨或沮或迂或安故常弗廓其謨衆議莫定我
志弗渝我錙我銖乃輸迺儲差役選材召匠庀徒揆方
度土百堵具舉登登載築博厚靡監式廓其規子來胥
宇陟降有嚴恢恢布武奕奕新宮克昭其鉅如虹斯躋
如暈斯翥如櫛如比如雲四起楠櫟構榑各得其所丹
堊孔彰塗墍楚楚廣具苗裔羨我稷黍桑盛既豐稟稍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三

元文

亦豫士飽而歌令聞昭著青青子衿如林如旅來游來
歌爰居爰處千載闕典一朝而補縣學教諭饒許昌祖
受事督期左右協助政始於學真民之師多士景附匪
丞曷依論功紀績踰於魯僖安得史克頌水載詩用告
來者視此豐碑

孟淳諡康靖議

柳貫

自罷侯置守而大郡所治至數十萬戶以其有養謂之
司牧以其有教謂之師帥漢法太守祿二千石駕五馬
車朱幡皂蓋行省風俗或終世不遷其官或三年輒易

其部民安樂之視如嚴父慈母國制大郡爲府府有總
管統治州縣繫民戚休則司牧師帥之責萃于其身矣
故常州路總管孟淳未及弱齡襲其父爵以二品之秩
佩七郡之符計其所蒞若太平之控扼大江婺處之依
阻巖險信徽之介居閩楚隨俗爲治不猛不寬推其仁
愛惠利之心以成慈祥豈弟之政使知禮義則民自懷
柔去其太甚則俗自遷革引年謝病竟以考終則夫紀
載之歌頌之尸而祝之將直儼美於桐鄉之朱邑石室
之高朕雖不至九卿不登三事抑何慊哉矧惟祖武揚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三

元文

于異代茲服官箴光昭前聞計資定謚厥有彛典謹按
諡法保民迪吉曰康寬樂令終曰靖請諡曰康靖

跋趙文敏帖

柳貫

住予在京師從文敏最親且久竊嘗有講於書法曲折
益書雖未藝而必以學爲橐籥識爲機括而區區求精
於筆墨之間者望造其闢域難矣蓋文敏之書根於英
姿敏識而成於清機絕鑑非可以一蹴至也猶記寒夕
宿齋中文敏談餘試濡墨覆臨顏柳徐李諸帖既成命
取真迹一一覆校不惟轉摺向背無不絕似而精采發

越有或過之余問其何以能然文敏曰亦熟之而已然則習之之久心手俱忘智巧之在古人猶其在我橫縱闔闢無不如意尚何間哉戴生良頗好書而未知其方故以文敏一帖遺之而薦其所見聞者若是生其卽是有發則予莫之知也

跋松雪翁重書陵陽牟公所作脫鞞返權二圖

柳貫

宋自端平初士氣漸已萎靡董盧一二閣寺實爲之兆或者懲其既弊而深扼之不知覆車之道猶一跡也原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二四

元文

始要終之論君子蓋弗少貸焉故端明殿學士陵陽牟公時在西掖有言未幾以姑熟太守章去國承望風肯以媒孽公短者方如蜂蟬公審知之作高力士爲太白脫鞞黃太史罷郡返權二圖且自爲贊當是時公之氣固已高揖李黃而與之肩視一二薰腐直蛇虺耳就使沉香亭樂府承天院塔記足以爲我詬病雖朝夜郎夕襲道曾何傷哉至德紹聖而後爲何如公之先見不可及矣悲夫後端平八十五年倉龍庚申冬十月

四日東陽柳貫書松雪翁重畫二圖後

跋趙承旨書顏魯公麻姑壇記

柳貫

顏書麻姑碑有大字本小字本小字楷法尤精緊比聞舊石燔毀山中雖重刻已無復當時筆意此趙文敏公自用其體作書虛一真士不以藏之括蒼名山而因仙都道友聶澹泉之請慨然援而與之澹泉方住杭之報恩觀云將求貞石刻之山中昔方平之遇蔡經蓋欲東之括蒼則麻源括嶺固羽車龍駕所嘗往來者也安知按行蓬萊不復見麻姑仙瓜爬背時耶此亦一仙都彼亦一仙都寶書所在虹氣經天又寧能獨謂神仙狡獪變化而少之耶然則虛一澹泉其皆法錄尊嚴而足以當纂懿流光之盛者耶

元故追封從仕郎溫州路樂清縣尹黃公行狀

柳貫

公諱鑄字希顏婺之義烏人姓黃氏曾祖諱伯信累贈朝散郎娶宗忠簡公四世諸孫女封安人祖諱夢炎起家淳祐庚戌進士爲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先配陳氏累封宜人次配方氏父諱堉用進納恩祿承節郎少以疾廢

娶徐氏初朝請公之姊適從事即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王公因金有女歸吳興丁氏而儒林即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諱應復其婿也於是丁氏屢有子矣朝請公卽命以其第四子後製其名曰鑄而祝之蓋朝請公與王公同爲宗氏甥而丁氏婦又黃之自出雖以異姓爲後亦庶幾以義起禮者哉朝請公既老公始來後年十六而朝請公沒杭承節府君疾不能執喪公扶柩行涉濤江歸卜塋域反壤而樹旣虞而祭人謂其知所慎重如是則可以承其宗振其家矣已而江南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三六

元文

內附官府新立州境屢騷故家巨室困於征求之促數而偏於寇盜之侵凌傾貲破產易若轉掌公於其間獨能用柔行智隨物順成不洩恣以合汙不崖異以絕俗雖黥胥大駟亦不忍加侮賴是以卒全門戶無墜其先然性本夷曠遇人無貴賤皆樂爲之傾盡賓客之至其鄉者款門求交則授館延憇倒壺命飲盡其歡欣往往別去漫不相聞後再見之亦莫能記省爲何人也公始學治經後從鄉先生更習詞賦不區區求解于道德性命之說而其制行自與之合中年上下世變得其興衰

亂之故於諸史志傳中紬繹微言披發大義獨會寸心而未嘗屑屑爲人言之作字端方尤工篆籀曰此吾心之範防也平生無厚嗜衣取克體食取充口居常怡怡自得家人不見憂愠之容至其與隣翁野老酣嬉淋漓有晉士之達而無楚人之怨以此終其身之死而不亂亦足以觀其所養之全矣昔朝請公以寄祿官中行正郎值明禋當任一子推與其侄及旣沒乃公致仕思補公將仕卽未赴銓而易代餘五十年爲秦定四年始以子貴封從仕郎溫州路樂清縣尹身服銀緋優游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三七

元文

仕祿之外又五年得壽七十有五而終公生於寶祐丁巳三月二十七日而卒於至順辛未八月十六日公娶重氏承信卽監嘉興府鮑卽鹽場伯永女今封宜人生子男五長潛應奉翰林文字儒林卽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次溥次淇其二人曰浩出後劉氏姑之子太學內舍生應龜更其名鼎曰滋卽後公從弟頤滋所後父家益落其所以奉公上承賓祭者公一資之女三孫男六女二曾孫男一潛登延祐丙科至順二年由諸暨州判官滿秩召入詞林其夏扈從北都秋還及冬十二月